

梧桐雨连载 63

梧桐雨

第二章 天亮了



作者 陈松

凭吊

(接上一期)

山径越来越模糊，终于消失。繁杂的蕨丛间我看见有几座花岗岩新砌的坟墓。王志文指着左面的一座坟，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那就是！”母亲“嗯”了一声，便领众人来到坟前，肃立默哀。母亲只轻轻对着墓碑说：“家义，大家今天都来看你，我知道你很高兴，因为你总是喜欢热热闹闹的。明年的清明节，我们一定还来看你，你尽管放心。”没有悲痛欲绝，没有过份失态，唯有两行清泪，淋湿了地上的颗颗雨花石。面前的墓碑，只有弟弟秉辰那么高，镌着阴刻的黑字：周家义烈士之墓。落款为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。

昭信表姐和大姐搀扶着母亲，她们怕母亲昏厥，母亲有心痛昏厥的病症，可这一次却意外地没有犯病。倒是刘妈忍不住，蹲在墓侧的野菊丛中，抱头穷嚎，叽哩咕噜地喊道：“先生啊！先生！”大哥好不容易劝住她。临了，刘妈还冲我和秉辰喊：“你们，再给你爹跪下，叩三个响头！”我和弟弟秉辰不知所措，赶忙跪下。刘妈从包里抽出一叠纸钱点火燃着；又拿出三条长纤纤的白纸带，用树枝缠着插在坟边的黄土中，风作兴，纸灰飞扬如朵朵黑花洒向大地，蓝天中飘逸着那三条白纸带，恍若飘扬的旌旗，挺拔潇洒。

母亲无可奈何地跟刘妈商量：“刘妈把带子拔掉好吗？”刘妈用手背抹抹鼻子，倔强地盯着拂拂作响的旌旗：“不，让先生走得漂亮些！”大哥劝母亲：“她是信这个的，随她去吧！”母亲从胸前摘下十字架耶稣受难章，搁在碑前，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，便转身下山了。刘妈喃喃地说：“太太真硬气哩。”舅舅和舅妈跟上来，两位老人还在无声地拭泪泣血。

秉乾大哥突然驻足转身，凝望白光熠熠的那几座新墓，我和弟弟秉辰紧偎着大哥。就觉着山野格外的肃穆广袤。无意中，我触到大哥腰间有个硬邦邦的家伙，便问：“是手枪？”大哥推开我的手说：“这

可不是你调皮的東西。”弟弟秉辰却说：“大哥，给我摸摸好吗？”大哥说：“小孩子不该玩这东西。等你长大了总会使到枪的！”

弟弟秉辰小嘴一撇：“等到当兵。那还要多少年？”转头又问：“这枪打过坏蛋吗？”大哥刚才转身步入下山的小径，边走边说：“当然打过坏蛋，靠得最近，就是在浙东剿匪的战斗中！”弟弟秉辰眼睛一眨一眨，呆望着自己的那双稚嫩的小手。“弟弟秉辰，你呆愣着干吗？”大哥问。“要……要是我这双手能使枪，我一定……要把出卖爸爸、杀死爸爸的坏蛋打死！”弟弟秉辰结结巴巴地说。他的话其实一大半是受了我的影响，因为我经常跟他讲，希望自己早点长大，亲手抓住那个出卖爸爸的叛徒，为爸爸报仇！

大哥赞许地把弟弟秉辰扛在肩上，往山岗下走去，我听见他背上负重后的沉重脚步声，在山岗间发出回响。回身望去，远处山峦跌宕，近处丘陵起伏，苍松翠柏衬托下的属于爸爸的坟茔、墓碑在视线里越来越小，周围的野菊花却愈来愈黄。我在一刹那，突然感到自己，被周围高高低低的丘陵间浮现出的幽静而悲壮的气氛所包围。便也局促惶惑起来，脚步儿也像大哥的一般沉重。我暗地里思忖：这弯弯的山径，当年爸爸慷慨赴死走过时，一定会想到自己和弟弟秉辰；想到妈妈、大姐和刘妈；想到这最后时刻与亲人的诀别；想到有许多的话要对我们儿女嘱咐。那时他的心情，是痛苦是思念？抑或是比痛苦和思念更难以排遣的哀恸？

我的心头又是一阵悸动，不由放慢了脚步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渐渐地，好像看见从那跌宕的远山和起伏的丘陵间；从那遍野的蕨丛中升起一片庄严地云岚，托着父亲慢慢飘起，接近青天的雾霭。我突然觉得，那些逝去的人，也像被厚云托起的星星，在晴朗的天气，想念他们的时候，便会在你脑海闪现，或是一次次走进你的心里。他们与自己也许叫阴阳两隔，也许仍旧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只不过自己多在白天行走，而他们喜欢在夜晚穿行。

山径终于走到尽头。车老板心好，已把马车赶进山坳，再掉过头来。妈妈和舅舅他们已坐在车上等着我们兄弟。细瞧，此处山道两旁竟也是野菊的世界。大哥弯腰采撷着，我和弟弟秉辰也都采摘了不少，大哥掐了几根长春藤的枝条，把花扎成一束捧给母亲，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家的那对花瓶可以派上用场了。”

“秉乾……，你还记得？”舅舅

代母亲问。

“记得，古色古香，精致典雅的花瓶！”秉乾大哥似乎是毫不在意地脱口而出。

马车驶过内桥东拐进了白下路口，再向北经过华丽的中南银行，没一会就到了圣保罗教堂。钟楼上攀满长青藤，叶儿深青色恍如鳞片。钟楼下沿蒙着幽绿的青苔。过去她们总在八点以前到达教堂，这样便可以听到敲钟地声音，“嗡嗡”的，几里之外都能感到它悦耳的鸣响。每当人们听到这钟声，都会从肃穆中感到安定、愉悦。

敲钟的是个印度老人，穿着宽大的白袍，头上缠着紫红色头巾，人们叫他“红头阿三”。他满脸长着白胡子，挺喜欢小孩，曾经亲过我和弟弟秉辰。

曾有一次，父亲带他们来做礼拜，弟弟秉辰嚷着要上钟楼玩。印度老人大约听懂了中国话，便用“洋泾浜”的中国话对父亲说：“先生，请带孩子上钟楼玩吧。我来引路！”于是父亲扛着儿子秉辰，印度老人搀着我上到钟楼顶层。鸽子在悬钟周围一会儿飘飞进来，一会儿又飘飞而去。他们从拱门里向草坪上的母亲招手、欢呼。周秉辰还搂着印度老人乱喊：“老伯伯！”印度老人激动得直讲：“孩子，太好了！”

走进教堂大门，我一眼看见印度老人还在修剪冬青丛。就跑过去问他：“老伯伯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老人沉默地看着我。我又说：“你搀我上过钟楼，你说过：‘孩子，太好了！’”老人脸上瘦干干的肌肉搐动几下，低声哽咽地说：“噢，那个孩子，记得，你爸爸来了吗？他是个好人，每次来都给我钱！”我一时语塞地转身跑开了。

不知啥缘故教堂里很冷清，只听见阵阵飘逸地钢琴声。母亲款步走到拱形落地窗前窥视了一会。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老太太坐在布道台旁边弹着钢琴，曲子我也很熟悉，就是那首赞美歌：“平安夜，圣善夜，万暗中，光华射，照着圣母，也照着圣婴。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。静享天赐安眠。”

我终于认出了弹钢琴的老太太，原来是她，依旧是那身黑色旗袍，胸前别着十字架徽章，铜质的，仍旧和母亲的那枚一样。她见有人隔窗窥望，便走过来，和蔼地问母亲：“太太，您来听经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！”母亲回答。

老太太苍白的脸上，立刻绽放出异样的光彩。但，当她的眼光落在穿军装的大哥的身上，立刻就恢复了原来肃穆的神情，望着他们这群人，耸耸肩，遗憾地说：“太太，

辰见状也凑了上去，引得几个和母亲年龄相仿的首长和老头老太也跟着扭起来。母亲、舅舅、舅妈笑得合不拢嘴。刘妈为参加婚礼，面孔上比平时多擦了些雪花膏，花手帕一直别在衣襟上，几次跃跃欲试终于不敢，最后只是躲在母亲背后蠢蠢欲动而已。

婚礼结束后，大家纷纷拥到洞房，不过是两张小木床拼成一个大床，铺着花垫单。外加一张成色颇旧的写字台和两把椅子。两只皮箱靠在角落里，大约原本是昭信表姐的东西，事后舅舅叹息女婿脾气古怪，说什么：“洞房里简陋到如同下人的居室，竟还不肯接受陪嫁。”王志文反而坦然地说：“这本是革命机关，东西太多影响必不好，反而是添加累赘。”

说说笑笑一阵，大家终于也散

真对不起，教经活动暂时还没有恢复，请再等些时间！”

“谢谢您的关照！”母亲向老太太鞠了一躬，便领着大家走开了。

母亲对舅舅说：“多清秀的老太太！老了都勿显老！”

舅舅说：“岁月不饶人，只有我们这些俗人，才像竹笋疯长那样，说老就老去了。”

印度老人仍在修剪冬青，他目送大家走出教堂，此时已是中午。我望着钟楼上，那沐浴在秋阳里的，鳞光波动的长青藤的叶片，暗想：圣保罗教堂就像一块净土，同样经历了战争却依旧圣洁而可爱。

舅舅却说“秉乾，夜里常吃大闸蟹，欢喜哈？”大哥说：“好东西，二年了，连小螃蟹也没尝过！”

忽然间，戴黑色旧礼帽的车老板，引起了我的反感，就因为他跟来抄家的特务的装束一模一样。虽然我知道车老板绝不会是特务，但条件反射依旧让我觉得他不是好东西。查叛徒、抓坏蛋的思想，从那次与军管会的项叔叔对话后，就牢牢地扎在了我的心里。

大哥每天起得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便会到三角草地去转悠。我和弟弟秉辰，也睡眼惺忪地爬起来，偏要跟着一道去。到了地方才知道，大哥仅是为了锻炼身体，先是做几节广播操，伸伸臂，弯弯腰，踢踢腿，弓弓身，说不出的刚健潇洒，惹得我们俩也跟着学。秉辰因为胖，小屁股笨拙地扭动起来，直叫人发笑。

过后，我们从三角草地陡坡上下来，沿着河湾湿漉漉的草径再溜达一圈。秉乾大哥边走边吸着烟，还和我、秉辰闲聊。树林、天空、野花、草丛和飞鸟都是大哥的话题。

接着，他问我们兄弟俩，可曾记得陈胜、吴广农民起义和梁山好汉的故事？这一问，当然难不倒我，我爽快地答道：“我不仅知道陈胜、吴广，而且知道，他们被秦军打败后，有个更猛的项羽，拔山扛鼎，破釜沉舟，九战九捷，最后彻底打败了秦二世。”

秉乾大哥刚想表扬我，又读了不少书。却听弟弟秉辰插嘴说：“那个项羽的事情，我哥是听军管会来的项叔叔说的。”

秉乾便改口说道：“项羽是个大英雄，他那个破釜沉舟的拼命精神，在我们解放军部队里很流行呢！我们首长常说，国民党有飞机、大炮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，所以，不是先有打胜仗的把握，再去拼命冲；而是要先有拼命的土气，一往无前地往上冲，后面才能有必胜的把握！秉坤能听了就记住，也是很好的。”

我听了大哥表扬的话，一时很

是得意，就像是与大哥一样，腰里面也别忘了把小手枪。秉辰却是很知趣地又说：“我也将项叔叔的话记住了，将来我也要参加解放军的。”秉乾和我，没想到秉辰会有如此的理想，一时竟都愣住了。

大哥收住脚步，面对波光粼粼的河湾，眯缝着双眼，对岸林子后面缕缕的阳光越来越亮，衍射出璀璨的光彩，似乎在向人们炫耀着它的美丽。就连那鸟雀地啁啾、野菊花蕊上露珠的滚动，以及河面上鱼儿跃起时的“哗啦”声，都让人心旷神怡，新鲜有趣。桔红的太阳已跃上远外的林梢，被霞光染红的云彩便朝河湾滚滚而来，倒映在水面上的光焰融入河湾中逸出的水汽，混沌而透明。大哥继续伫立在河岸。我觉得他抬眼远眺的侧影，像极了父亲，不仅是音容举止，连同身上的气质都宛若一人。

河湾的下游有一个贮木场。河水的腥味和木头的的气味混合在一起，闻起来反倒甜蜜、清新，因为我曾用那里的木料制作了几支木头手枪、步枪。如今，一个疯狂的念头便时时萦绕着我：在那宽阔的河水的下游，我要拥有一个打造各种武器装备的世界；我要制造绚丽多姿的武器辐重，如同解放军叔叔那里一样，应有尽有。那里永远没有黑夜，不停地造出各种刀枪剑戟。我用它们和许多小朋友，组成自己的军队，恍若一支武装起来的少先队。我要用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，去惩治叛徒；去支援大哥，为爸爸报仇。每当我接近贮木场时，便生发出这种念头。白天这种念头清晰而令人振奋；深夜万籁俱寂时，这个念头朦胧而扰人，又常常进入我美丽模糊的梦境，激动人心。这个经常重复的梦，令我骚动不安。我多么希望，每次醒来，梦与现实生活已经融合在了一起。

正是这种念头驱使我在阁楼上，在爸爸的遗物中，努力追寻叛徒的蛛丝马迹。我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哥。大哥的想法却是非常冷静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现在还小，并不了解我们刚刚成立的新中国，还是一穷二白，别说是你小孩子制造不了枪炮，就连我们军队里的许多兵工厂，也只能修修补补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造枪炮需要很多很好的钢铁，而我们国家现在缺的也正是钢铁。你要好好地读书，学好数理化，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钢铁工人，那样就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。”

大哥的话是认真的，他引起了我的沉思，我在思索中，记住了“钢铁”这个响亮的名字。却不知道，此后这个名字，将决定自己的一生。

婚礼

昭信表姐和王志文的婚礼在成贤街沙塘园的一个小礼堂举行。沙塘园是市级机关工作人员聚集的宿舍区，很幽静。母亲带着全家人都去了。

名曰婚礼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加晚会。由于当时政府工作人员尚实行供给制，所以每人只清茶一杯，抽抽香烟，吃几颗糖果，磕磕瓜子。主婚人和证婚人都由有资历的干部担任，他们讲话后，再由新婚夫妇谈恋爱经过，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。王志文倒也爽快，上来就说是自己追求的宋昭信，只是一个回合，宋昭信就答应了下来，于是就向上级领导，提出了申请，经过批准，才履行手续。轮到宋昭信讲话，她就更爽快了，

主动要求给来宾唱歌。且张嘴就唱了《南泥湾》《别处哪儿有？》两首歌。之后就打算到旁边坐下。谁知，她的歌声技惊四座，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，与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的呼唤声，此起彼伏，经久不息。要知道，那可是无伴奏的清唱啊！倒是宋昭信颇为大方，又一连唱了小二黑结婚中的《清粼粼的河水蓝格蓝的天》和《兄妹开荒》。大家在下面不仅跟着哼，还摇头晃脑，击掌踏足，好不热闹。有几个年轻的男干部，话里话外，都说是，南京解放后，机关里第一次举行的婚礼；也是大家参加过的最精彩的婚礼。所以，来宾很投入，很动情，很得意忘形，甚至不由自主地扭起秧歌，均属情理之中。扭到高潮时，连周秉乾和周秉悦也上去凑热闹了。到后来我和周秉

了，王志文和昭信表姐送母亲出来，我走在最后，回头一望，他俩站在一株高大的桂花树下，甜甜地朝大家笑。不知是夜深几许了，桂花反倒透出浓香，令人陶醉。秋凉的夜气，爽爽地拂过脸颊，令我想起一首叫不出名字的歌：风儿刚刚走过来，云儿就要走，有人想拉你的手，对你挽留，天凉好个秋……

秉乾大哥后来又带我和秉辰故地重游，去了几处父亲曾带我们去过的中山陵、玄武湖、夫子庙等地，由于军务在身，不久他就匆匆赶回部队上去了。大哥走时，母亲倒没有怎么太难过，刘妈却着实哭了一场，说：“秉乾当官我不会贪图他。我来周家当姨娘，他才有我腰这么高哩，现在远走高飞，怕是几年也难再见面一面了！”

果然如刘妈所言，当年六月，

朝鲜战争骤然爆发。周秉乾刚返回浙江部队，部队就开始发棉衣棉被。当时天气还热。大家正在纳闷，怎么就发冬装了？然而仅过了几天，部队就接到了调往北方的命令。周秉乾随部队，从杭州坐上火车，一律都是闷罐车，坐在里边，完全看不到外边，且都是日宿夜行。在车上顿顿吃压缩饼干，喝点开水。到达天津站时，开党员会，做思想动员。首长讲了中国和朝鲜的关系。说明了抗美援朝的目的：朝鲜被侵略了，我们要支持朝鲜。战士们去掉胸章和帽徽，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就入朝参战了。

那天，母亲接到了秉乾大哥的来信，边拆边说：“刚走了没多少日子，就来了信，说明乾儿听话了，知道我天天挂他。”

(未完待续)